

國學基
本叢書

潛研堂詩文集

二

書叢本基學國

集文詩堂研潛

(二)

著昕大錢

行發館書印務商

潛研堂文集卷十七

箴

名箴

下士逐逐。惟位之榮。上士汲汲。惟名之矜。臧穀亡羊。其失則均。汝不茲悟。而昧沒以終身。與今人爭名。命之曰躁。人其嫉之。與古人爭名。命之曰妄。天其忌之。戒之哉。

文箴

文以貫道。言以匡時。雕蟲繡帨。雖多奚爲。博而孱守。默而湛思。非法不服。先哲是師。竊人之言。以爲己詞。欺世噉名。爲識者嗤。文依於行。若木有枝。本實先撥。枝其萎而。

銘

欽器銘

維古宥坐。制器示形。守中則正。太滿卽傾。天道益謙。鬼神害盈。水溢而竭。牆高且崩。樂不可極。智不可矜。

好勝敵至。多藏盜憎。目不見睫。勿謂視明。諱疾忌醫。曷延其齡。哲人知幾。如履薄冰。鑒茲敬器。拳拳服膺。

座右銘

无咎无譽。多譽多懼。

又

不狂而狷。以約失鮮。

竹鎮紙銘

直以方。守吾常。靜以鎮。去吾吝。伊此君之德兮。吾將以爲式兮。

書局硯銘

勿以率易爲敏。勿以趨走爲勤。亦詳亦要。有本有原。吾師乎古之人。

圓硯銘

懷孔之璧。守老之黑。

筆管銘

毋用汝銳。可以百歲。

木榻銘

日長支頤坐。夜久申脚臥。天君泰然無不可。

佩硯銘

佩玉蕊兮。不如端人之與友兮。

漢瓦當硯銘

文云長生無極

西京遺刻。淳古可式。置之坐右。世守無極。

張芭堂著書硯銘

非金星而粲。不象眼而瑩。方直而不詘。渾朴而無名。是可以究篆籀之祕。而訂金石之盟。

碁盤銘

國於蝸角。鬪左右。徑於羊腸。爭先後。一彈指頃。局已終。彼勝此負。夫何有。袖手莫下手。謂之高手。

又

天九地十。數之終一。居中央。四角同。縱之橫之。八陣通。多算勝。輕進凶。持无咎。征有功。

鏡銘

人苦不自知。慕母自以爲西施。賢哉鏡機子。直諒世無比。爾妍爾媿。明以示爾。問焉弗隱。舍焉弗慍。吾將就而正之。庶幾有徵而信也。

雙節門銘

乾隆二十有九年十有二月禮部言故淇縣典史蕭山汪楷繼妻王氏守節二十四年側室徐氏守節二十三年同志撫孤孝義兼備應如例旌表制曰可明年禮部移文浙江巡撫巡撫檄所屬有司承詔從事建雙節坊於縣東四十里大義村聚奎橋北大昕時以學士司記注旣大書兩節婦姓氏於簡越十年其子輝祖成進士述母事狀請予爲之銘曰

越之縣八蕭山居一村名大義汪氏羣萃莪莪綽楔詔表雙節雙節誰與曰王與徐王爲楷婦繼主井臼徐實先歸佐籩相依夫也飢驅客死番禺有姑白頭藐焉一孤匱前設誓有死無二內閱外侮百折萬苦如風漂搖弗毀故巢如木枯萎乃茂新枝我觀大易畫卦睽革二女同居志不相得猗與王徐彼步此趨二人共貞以保令名白璧出璞其名曰珏皎皎素絲久而不緇永與之里得兩女士高行足尙敬告劉向

晉億世典人輓銘

兩漢陶族多作吉語典午未遙工用舊渠典人之官爲民父母億世銀艾希風卓魯得之何所激川海渚誰其貽予吳子芸父

古輓并字硯銘爲蕭山王畹馨作

綆之汲以濟人墨之濡以潤身古瓴甌今瑤琨一勺水萬井春

爲瞿生作鈕匪石所贈晉太康觀硯銘

三秦瓦三吳甌昔無聞今始傳具區清淺古冢旁懷甕一堅而光治爲硯如截肪出泥塗左文章願俛旃
毋太康

贊

朱文公三世像贊

孔孟已遠吾將安歸卓哉紫陽百世之師主敬立誠窮理致知由博返約大醇無疵山高海深日麗星垂
浩然元氣入人心脾慶元黨禁守正靡移立德不朽斯文在茲感夢穆陵彷彿須眉榮及三世天章淋漓
手澤依然神靈護持勸爾雲仍勿替守之

錢氏先賢贊

周泉府上士孚

地官泉府上士四人故書作錢先鄭實云官有世功出納惟均錫氏啓後枝葉敷紛

宋太史令樂之

太史善算和聲衍律三百六十當期之日範銅轉渾應晷不失星官之書三家合一

宋孝子延慶

往投都門。聞喪而回。

去聲

在上蒼天。義不共戴。手刃仇人。庾浦之墟。束身士曹。終見全貸。

陳散騎常侍永安縣侯道戢

矯矯肅侯。至行可師。雖起姻舊。進不以私。討異平紇。拓邊振威。功名始終。茅土用垂。

唐右武衛將軍巢國公九隴

臣爲隸新。生有族相。大劍長槍。毛錐曷尙。胙土二國。山陵陪葬。仁者有勇。其猶克壯。

唐考功郎中起

吾宗文學。肇自仲文。江上數峯。清絕人間。右丞心許。士元差肩。沈宋而後。卓然不羣。

唐吏部尙書微

尙書清素。義不苟取。推轂同僚。世稱長者。讜言卻貢。正直是與。江競之治。君子所許。

唐中書舍人珣

瑞文詞宗。實司制誥。官職聲名。光遠有曜。明月襟懷。野雲長嘯。巴蕉未展。中心是悼。

唐六如象贊

土木其形骸。冰雪其性情。藐千駟以若浼。擁萬卷而自榮。狂士標格。才子聲名。是將攀叔夜伯倫而尙友。

豈徒引徵仲希哲爲同盟

程孟陽先生像贊

少微處士華陽逸民。煙霞奇癖。翰墨勝因。消搖湖海。傲睨公卿。不羈而富。匪綬而榮。鉞砭王李。領袖唐婁。詞必己出。神與天游。松陵魯望。溪南敬之。諡曰詩老。斯无媿辭。

黃陶庵像贊

公之文章。青天白日。公之心地。寒冰顚月。壁立萬仞。髮引千鈞。淵乎有得。藹乎可親。成仁取義。行所無事。儒者之勇。可師百世。

雜著一

策問

問。孟子有言。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求放心者。存心之謂也。能存其心。然後可以知性而明德矣。禮曰。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德性。天之所以與我者也。知德性之當尊。於是有問學之功。古人之學問。將以明德性也。夫以孔子大聖。猶曰好古敏以求之。又曰德之不修。學之不講。是吾憂也。天下豈有遺棄學問。而別爲尊德性之功者哉。若夫離德性而爲問學。此程子所譏爲玩物喪志者。而先儒乃以是二者各分宗旨。何邪。曾子曰。君子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廣大矣。高明廣大。不在於他。在乎加之志。

而已矣。與子思之言致廣大極高明者異乎否乎。溫故而知新。此孔子之言。而子思引之。先儒以爲故者舊所聞。新者今所得也。溫故可以知新。顏子之聞一知十。子貢之聞一知二。非知新之謂乎。子夏曰。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可謂好學也已。知其所亡。知新也。無忘其所能。溫故也。皆學問之事也。一以屬存心。一以屬致知。毋乃岐新與故而二之乎。其與論語文同而義異者。果何在也。願聞其所以然者。問。論語一書。弟子所記孔子之微言。間有出於諸弟子者。亦必尊其所聞。而不戾乎聖人之旨者也。後儒以其不出於聖人。而從而議之。蒙竊惑焉。子臣弟友之道。孔子自謂未能。故曰。文莫吾猶人也。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聖人之先行而後文。如此。而賢賢易色一章。獨訾其抑揚之過中。可乎。四海之內皆兄弟。橫渠所謂民吾同胞也。西銘一篇。先儒謂與孟子性善養氣之論同功。則子夏之言何病焉。若夫文猶質也。質猶文也。卽孔子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之意也。喪致乎哀而止。卽孔子與其易也。寧戚之意也。孔子曰。夫言豈一端而已。夫各有所當也。求疵於一言之間。六經之可議者多矣。諸生以爲何如。

問。八卦方位。坎離震兌居四正。乾坤艮巽居四隅。說卦傳詳言之矣。有定之謂位。不易之謂方。三古以來。未之或殊。至宋而復有先天方位之名。夫有天地。然後萬物生焉。物生而後有象。象而後有滋。滋而後有數。象數之後乎天。明矣。先天之義何取焉。震東巽東南。離南。坤西南。兌西。乾西北。坎北。艮東北。孔子之所

述也。乾南坤北。離東坎西。震東北。巽西南。艮西北。兌東南。康節之所傳也。後天之位在先。先天之位在後。而假伏羲之名。以躋乎其土。又何取焉。天地山澤雷風水火。以相對爲義。非有方位之可言。大傳云。夫易彰往而察來。又云。神以知來。知以藏往。卽數往知來之義也。於先天圖何與焉。蔡元定言先天圖與參同契合。然伯陽去坎離以推消息之用。與十二辟卦相表裏。先天圖列坎離於東西。則非伯陽之旨也。其所以合者何在。若夫一奇一耦。層累相因。以至於六十四。所謂加一倍法也。規而圓之。疊而方之。以圓容方。縱橫相應。而其變不外乎八卦。非精於易者。其孰能衍之意者。圖之源出於易。而非易之所從出乎。周易本義前列九圖。王懋竑謂非朱子所作。乃後人依放啓蒙爲之。又雜以己意。而盡失其本指者也。信乎否乎。其詳列無隱。

問九數之名古矣。算術之書傳於今者。莫如周髀。其云圓出於方。方出於矩。又云。方數爲典。以方出圓。非卽割圓之法乎。古人以勾股割圓。取圓之一面。遞析之而求周徑之率。然徑一周三。其術猶未密也。祖沖之。靚爲密率。徑一百一十三。周三百五十五。若徑一丈。則周三丈一尺四寸不盡。不盡之數。立盈朒二限。以約之。後之言圓率者。莫能易也。析圓之周曰弧。截圓之徑曰矢。而以勾股法求弧背之弦。古之所謂弧矢。今之所謂八綫也。八綫之用。視古之用三乘方者爲密。要豈能出於勾股之外乎。凡方直橫斜之形。皆可以勾股御之。西法易其名曰三角。算三角者。必依乎八綫。八綫者。大小勾股之例也。以有定之勾股。御

無定之三角。三角相求。特勾股中之一術。而說者謂勾股不能御三角。豈其然乎。言天度者曰。三百六十五有奇。以日所行命之也。唐時九執術。則云三百六十度無餘分。今回回泰西法皆同。九執出於西域。則泰西之學。其亦有所自乎。古之布算以籌策。而西域以字書。亦始於九執也。然九執未行於唐。而利瑪竇諸人。獨行於近代。意其術實有可補中土之所未備者乎。試略言之。

問三代以前。事迹茫昧。太史公書。唯共和以後。乃有紀年。而汲冢古文。與皇甫謐皆推至黃帝。又互有異同。今世依邵堯夫金吉甫說。與謐亦不合。夫孔孟所未定。史遷所不書。後人何能知之。或宜存而不論乎。且古人不以干支紀年。而太歲又有超辰之法。以東漢推西京。卽有一年之差。況上世乎。堯在位百年。或云九十八年。舜年百歲。或云百有十歲。夏商歷年。諸說亦各不同。試別白言之。

原孝上

古之孝者。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揚名者。揚己之名也。父母之樂。莫樂乎有令子。而人子之善。莫善於爲聖賢。身爲聖賢。而父母卽爲聖賢之父母。古稱大聖。惟周公孔子。周公之父。聖也。孔子之父。未必聖也。而其爲聖人之父。則叔梁與文王並稱無愧焉。何顯如之後之君子。不務立己之身。而務飾親之美。予見近人家傳行述。日繁一日。學必程朱。文必韓柳。詩必李杜。書必鍾王。究之。皆妄說也。夫過情之聲聞。君子恥之。子孫而以無實之名。加諸先人。是恥其親也。欺人而人不信。欺親而親不安。以是爲孝。何孝

之有論語廿篇。嘗言聊人之子。而不言聊人行事。孟母之賢。見於它書。而七篇略不及焉。豈孔孟之欲顯其親。不如後之君子哉。顯親之道。在乎立身。親果有善。何待子孫言之。子孫言之。徒使後人疑之。惡在其能顯親也。親之名。聽諸公論。而已之名。可以自勉。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其斯以爲孝乎。

原孝下

孟子論幽厲之暴曰。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夫使幽厲之子孫。而仍有天下也。倚天子之勢。掛天下之口。憫然舉幽厲之諡而改之。豈非孝慈之大者。孟子何以未見及此。曰。尊親者。一人之私也。是非者。天下之公也。祖父有惡。子孫不忍言之。而不能是之。宋人云。天下無不是之父母。斯言也。施於家則可。施於國與天下則不可。何也。父母未有不愛其子者。子之於父。雖有拂意。不敢疾怨。所以安人子之分。至於政事之得失。自有公論。是非之心。人皆有之。幽厲之子孫。其可以幽厲爲是乎。改其名。不能改其實。高洋之暴也。而諡文宣。蔡確蔡卞之姦也。而諡文正。諡雖美。徒增其醜而已。宋神宗之新法。改於元祐。而復於紹聖。崇寧以熙豐爲聖。不得不以元祐爲姦。姦黨之目。惡其揚先朝之失也。章惇蔡京。自以爲忠。哲宗徽宗。自以爲孝。而宋祚不旋踵而亡。有天下者。不貴小忠小孝。而以引君當道爲忠。安社稷。利民人爲孝。若乃違道以徇己。取快於一時。貽禍於家國。此宵人之所謂孝。聖賢所不道也。

正俗

古有儒釋道三教。自明以來。又多一教。曰小說。小說演義之書。未嘗自以爲教也。而士大夫農工商賈。無不習聞之。以至兒童婦女。不識字者。亦皆聞而如見之。是其教較之儒釋道而更廣也。釋道猶勸人以善。小說專導人以惡。姦邪淫盜之事。儒釋道書所不忍斥言者。彼必盡相窮形。津津樂道。以殺人爲好漢。以漁色爲風流。喪心病狂。無所忌憚。子弟之逸居無教者。多矣。又有此等書以誘之。曷怪其近於禽獸乎。世人習而不察。輒怪刑獄之日繁。盜賊之日熾。豈知小說之中。於人心風俗者。已非一朝一夕之故也。有覺世牖民之責者。亟宜焚而棄之。勿使流播。內自京邑。外達直省。嚴察坊市。有刷印鬻售者。科以違制之罪。行之數十年。必有弭盜省刑之效。或訾吾言爲迂遠闊事情。是目睫之見也。

辨名

天下府州縣名相同者。如江南廣西俱有太平府。山東雲南俱有武定府。雲南之武定府今改爲州順天江南俱有通州。直隸雲南俱有趙州。直隸貴州俱有開州。江西甘肅雲南俱有寧州。山西廣西貴州俱有永寧州。直隸河南俱有唐縣。陝西湖北俱有咸寧縣。福建湖南俱有永定縣。江蘇陝西俱有山陽縣。浙江山西俱有山陰縣。山西湖南俱有寧鄉縣。山東廣東俱有海豐縣。江西四川俱有東鄉縣。江西山西俱有樂平縣。山東貴州俱有清平縣。直隸廣西俱有宣化縣。江西廣東俱有石城縣。河南廣東俱有鎮平縣。山東廣東俱有海陽縣。江蘇甘肅俱有華亭縣。江蘇陝西俱有甘泉縣。湖南廣東俱有會同縣。江西湖南俱有安仁縣。浙

江湖南俱有石門縣。江西福建俱有德化縣。奉天廣東俱有廣寧縣。直隸江蘇俱有清河縣。江蘇湖南俱有桃源縣。安徽山西俱有鳳臺縣。安徽浙江俱有建德縣。安徽雲南俱有太和縣。奉天浙江俱有寧海縣。浙江廣東俱有昌化縣。直隸貴州俱有安平縣。陝西甘肅俱有安定縣。陝西廣東俱有三水縣。山西四川俱有大寧縣。直隸廣東俱有龍門縣。直隸江西俱有廣昌縣。浙江江西俱有新昌縣。江西山東俱有樂安縣。江西浙江俱有龍泉縣。陝西四川俱有石泉縣。直隸廣東甘肅俱有西寧縣。福建湖北廣東俱有長樂縣。湖南甘肅貴州俱有安化縣。直隸河南廣東俱有新安縣。順天湖南廣東俱有東安縣。安徽四川雲南俱有定遠縣。安徽甘肅廣西俱有懷遠縣。江西河南四川俱有永寧縣。江西四川廣東俱有長寧縣。湖南四川廣東俱有新寧縣。直隸山東浙江江西俱有新城縣。安徽浙江山西四川俱有太平縣。數年前有條奏當改者。皆格於部議不行。然攷之漢書。有上曲陽。下曲陽。東武陽。南武陽之名。泰山郡有東平陽。山陽郡有南平陽。別於河東之平陽。涿郡有南深澤。別於中山之深澤。則因其舊名。加以區別。古人固有行之者矣。至如廣西爲省會之名。而雲南又有廣西州。舊爲廣西府。乾隆三十五年改。雲南旣爲省會之名。其首府曰雲南府。而大理府又別有雲南縣。此則於體制有嫌。不若易以它名之爲善也。

讀大學

大學一篇。漢唐諸儒。未有分爲經傳。而易置其先後者。宋二程子始有改易。而所改次序。又各不同。其析

經與傳而二之。則始於朱子。而朱子所改移。復不同於二程子。又謂傳有闕文。而取程子之意以補之。然檢之二程書中。元無此說。故後儒於補格致章。多有未慊然者。董文清移知止而后有定二節。合之聽訟節。以爲格物致知傳文。最爲後人所稱。然前既少所謂致知在格物句。後又多此謂知本句。亦不免補綴之病。竊意古書相傳已久。毋庸以意增改。古人文字。前後相應。變化不拘。詎有經傳之分。此謂知本句文。與壹是皆以修身爲本云云相屬。而義亦相承。先儒移之它所。而目爲衍文。非果衍文也。格物卽物有本末之物。致知卽知所先後之知。自天下國家言之。則修身爲本。而修身又以誠意爲本。知本末之先後。而先其所宜先。此之謂知本。此之謂知至也。誠意者。修身第一切要工夫。故經先申言之。次乃申言修身爲本之旨。修身所以明明德也。民之不能忘。由於盛德至善。曰克明德。曰顧諟天之明命。曰克明峻德。言古之有天下國家者。皆以自明其德爲先也。新民之本。在於明明德。而明德之極。卽是至善。仁敬孝慈信。皆修身之事也。而齊家治國平天下之事。已備。民之無訟。國治之極也。而使無訟者。由於身修。孟子謂天下國家之本在身。大學云。修身爲本。其義一也。故重言知本。而卽以所謂修身承之也。蓋大學一篇。無可補亦無可移。先儒之說。與經文有不安者。信先儒不如信經之愈也。餘姚王氏。安溪李氏。皆尊古本者也。安溪篤信朱學。非餘姚比。而於此篇。亦不能強同。尊經崇古之心。所由高人一等矣。

古之有天下者。言德而不言財。舜命九官。無司貨財之職。周禮冢宰之屬。有大府玉府諸官。專司財用。而次於庖人。瘍醫。酒漿。醢醢。宮舍。諸司之後。聖人之不重貨如此。以理財爲治天下之先務。而傳會周禮之文。以欺人主者。王安石之邪說也。大學之言。平天下也。其本歸於修身。其用主於同好惡。其戒極於務財用。初無一言及於理財。朱氏章句。亦無理財之解。而俗儒乃以理財與用人爲平天下之目。亦可謂弗思之甚矣。夫天地之財。祇有此數。聚於上者。必奪於下。故大學有生財之道。無理財之術。言理財者。皆聚斂之小人也。小人得志。未有不媚嫉君子者。君子退而小人進。則人君之所好者在小人。所惡者必在君子。好惡拂乎人之性。而失衆失國之形成矣。三代之制。取民不過什一。而國用未嘗不足。用之有節故也。有小丈夫焉。懼上用之不足。而巧爲聚斂之術。奪士農工賈之利。而致之於君。人君樂聞其言。謂真可不加賦而足用也。由是棄仁義。違忠信。任好惡。長驕泰。而壹其心力於財用之間。民力日以竭。人心日以壞。國祚日以促。而菑害日至。以卽於亡。宋之亡。始於安石之新法。終於朱勔之進奉。此長國家而務財用之效也。春秋之世。諸侯多聚斂以病民。故大學終篇。深惡聚斂之臣。極陳以利爲利之害。爲天下萬世慮。至深且遠。而儒家復以理財之說竄入之。其亦得罪於聖賢矣夫。

論子思子

禮記出於漢儒。而後世尊之爲經。與易書詩春秋列而爲五。以其中多聖人之微言。七十子之徒所述也。